

宣武说古

刘东声

北京是个古老的城市，又是已焕发青春、发扬光大的城市。

说北京已焕发青春，又发扬光大，从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起，几经风雨，今天屹立东方，它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改革开放，各方面方兴未艾的建设，就足以一言以蔽之。说它古老，也就是距今3000多年以前，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北京地区就已出现城市。战国时燕国都城蓟，秦时的渔阳郡治，汉唐的幽州府治，辽的陪都南京，金的都城中都，城市的绝大部分不仅在北京，而且都在今宣武区地界之中，所以说北京古老，老在今天的宣武区，历史上的南城。

公元前11世纪末西周成王即位“封召公于北燕”，《史记·周本纪》也载有“封帝尧之后（人）于蓟。”蓟是燕国的都城。郦道元《水经注》，《史记·乐毅列传》都提到过“蓟丘”，据《北京史研究（一）》发表常征同志《北京史地丛考》一文考证，《乐毅列传》中所说的蓟丘应是在石景山附近，因为提到了“元英”、“磨室”两个宫室的名字，《太平寰宇记》明确指出地在万安山，上有法海寺，村曰“金顶（鼎）街”，有村曰“磨石（室）口”（今模式口）。常征同志据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记，幽州蓟地西北隅有蓟丘，与《水经注》说“城内蓟丘”是两个地方。蓟丘的范围很大，应南自丰台的程庄子、大井、岳各庄、岳家楼，北自五塔

寺、甘家口、普惠寺、蔡公庄两线夹而向东至羊坊店、广安门、白云观、槐柏树一带，皆在海拔五十米的等高线上，较天安门广场尚高十米左右。城内的“蓟丘”指的是西便门内大街北口的土丘，这在修建楼房之前的解放初期仍“隆然可见”，而这是因大范围的蓟丘而得名的。周惠王20年（公元前675）燕襄公或襄公的后人，从蓟国旧都（即石景山附近）迁到今天广安门附近地区，广安门地区才是历史上著名的蓟城。燕国的蓟城在广安门地区，从宣武区西南不远的房山县琉璃河出土带有匭（燕）侯铭文的铜器也可以证明。常征同志还考证蓟水“或与‘侧城南门东注’的洗马沟相会于陶然亭湖地区，而后下注清泉河。”“自蓟水南流的一股，明嘉靖朝被改造成为北京外城的西护城河，自洗马沟入城的一股，形成为“鱼藻池”（今宣武区青年湖），故池东至今仍有地名“通河巷”。辽的南京时，洗马沟已划入城内，洗马沟大体就是现在的莲花河地区。常征同志引赵士英撰修的《冈志》内容后说牛街“这回民区一带，地势隆高，号曰‘岗儿上’，赵氏因署其书曰《冈志》。此一带高地正位于汉魏蓟城的东南部，余以为便是公孙瓒小城所在。因为地势高耸，是以《后汉书》谓其筑小城于此曰‘筑京’。”“汉魏两晋时代的蓟城东垣当在今宣武门大街一线，西垣当在今莲花河东岸一线，南垣当在今白纸坊大街稍南一线，北垣当在今石驸马大街以南一线”如此说来，汉魏两晋时代的蓟城除北垣稍为偏北一些，东西南都在宣武区界内。

唐末到五代之初在临潢（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崛起，公元916年称帝，建契丹国政权。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于936年割河北山西“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以谋共分后唐。公元947年契丹改称辽，在原幽州城建为陪都，称南京析津府。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阿骨打在东北会宁（黑龙

江阿城白城子)建立了金国政权,1123年根据宋与金达成“海上盟约”把金攻占的辽陪都南京暂归北宋,宋改南京为燕山府,北京由此才有“燕山”的代称。1126年金破北宋的都城汴京(河南开封),1153年金主完颜亮迁都于燕,改燕京为中都。尽管辽时陪都也曾是辽的很多重要决策之地,但从金中都开始北京就成为我国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1215年蒙古军破中都,1267年建为元朝的都城大都,这时已上升为中国的首都。元的大都建在中都的正北偏东,原中都成为西南郊,明朝仍沿元大都之旧,虽在1368年进入大都,然定都于金陵(南京),到1403年朱棣才定都北京,现宣武区界仍是北京的西南近郊,直到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北京加筑外罗城,才又居于城内。

辽的南京沿袭幽州的旧城址,四至及坊巷无大变化。从《金中都》一书所附辽南京和金中都的示意图上可以看到幽州城的旧貌。示意图是根据文件记载和出土发掘勘测得出的。辽南京的北城垣在现西城区南闹市口北口外,也就是大体相当现复兴门内、外大街一线,新文化街北口,中央民族文化宫对面是城的东北角,向西过木樨地,与广外甘石桥向南北延伸的西垣相交。南垣在今白纸坊大街一线,东垣则是在烂熳胡同向南北延伸的一线。除西北角现属西城区外其余都在宣武区界内。金中都的东垣向外扩展到今粉房琉璃街南北延伸的一线,南到四路通,北到宣内翠花胡同,北垣由此向西与辽的北垣相同,但向西到延伸西垣的北端,西垣在广外湾子向南北延伸的一线,南端到凤凰咀,折向东直奔四路通。辽时在城的中间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街檀州街,就是广安门内外大街,纵贯南北也有通衢,正好在现南北线阁至原西便门一线上,形成一个四等分的大十字。金中都时檀州街向西延伸出去西段称彰义门大街,彰义门是西城垣最北边的

城门，大体在今湾子附近，居中间的显华门与东城垣的宣曜门在一条直线上，这条直线中间被宫城隔开（宫城即子城，东西有宣华、玉华两门与大街通），这条直线在今枣林前街与南横街一线，子城东门“宣华”在今崇效（孝）寺稍西，这是金中都的中分线。但纵贯全城南北的大街比辽时偏东，在今牛街与右安门内外大街一线，辽时南北线阁的一条街到南线阁北口已被子城切断。直到解放前北京老住户仍有称广安门为彰义门的，实际彰义门是在广安门西。在金中都示意图中值得一说的是金的子城和坊巷。子城里宫城的北门拱辰门在今白菜湾附近，“西华门”在今南马神庙，“东华门”与“西华”相对，南门“应天门”在今鸭子桥稍北，而鱼藻池也就是金朝宫廷的太液池（今青年湖）在这个宫殿区的西南角，整个子城比这个宫城范围大，尤其是西部。坊巷则是沿袭幽州、辽南京原名的，其中牛街到教子胡同，广内大街到南横西街长方地段为敬客坊，这正是回民聚居地区的中心；教子胡同到烂熳胡同北为康乐坊，南为铜马坊，烂熳胡同以东到潘家河沿为铁牛坊，法源寺在铜马坊内，牛街礼拜寺在敬客坊内。现在牛街地区寿刘胡同里的牛街回民托儿所，原为1925年前后平地兴建的寿刘胡同女清真寺；据《冈志》记载“贞节坊中间向北通麻刀胡同之小巷口存井……井之北有土阜”，贞节坊疑为输入胡同或寿刘胡同中间地段，女寺未刻的碑记稿记载此处是空地有废井已属私产，究竟原来是什么废弃的空地无法查询；现从辽南京和金中都示意图上，大体相当稍北注为“驻蹕寺”，如此则此处空地在辽以前就已经是驻蹕寺，以后荒圯成了“土阜”，在何时，有哪个皇帝曾在此驻蹕还未发现记载，但也算发现了一点线索。

《金中都》一书后记中说：“但这座繁华的都城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从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正式定为都

城，到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中都沦陷于蒙古军，其间仅62年。”“元代虽在中都城之东北方另建新城，金代的中都仍未荒废，其城市还很繁荣。”“只是金时的皇城、宫城被破坏了。”

“元时称金中都旧城为南城，直至元末，南城仍有众多居民。”这里说的“南城”泛指前门大街以西到广安门这一地区，即在今宣武区范围内。严格地说指中都旧城，只是从粉房琉璃街以西的地区，不过大都建成后“南城”居民到大都只能从旧城东北角进顺承门（原宣武门）和丽正门（前门），形成了旧城东北到大都西南的斜街通道，这恐怕是现南新华街南端形成五道斜街李铁拐斜街（铁树斜街）、樱桃斜街、杨梅竹斜街的成因，这一带和旧中都城以北到大都南城垣以南，也算是“南城”的范围。嘉靖以后的北京城区是个凸字形，清沿明旧，民国时期依然如此。

北平解放以后，南城从宣武门到正阳门以南，北半部属九区，南半部属十二区；广安门外地区不算在内，城区的西南角属第十一区。1950年5月原十一区加上广安门外的一部分地区属第八区，原九区加上正阳门向东到崇文门属六区，原十二区加永定门外一部分改为九区；1952年9月原八区改为宣武区，（包括永定门内大街以西地段），原六区改为前门区；1958年后宣武区的广外地区稍有扩大，原前门区正阳门以西，也就是从前门大街直到永定门内大街以西（不含大街）属宣武区，直到今天。

宣武区由于诸多历史因素，使这个区内古迹繁多，并有几个独具特色的地区。诸如大栅栏附近的商业区，闻名国内外的琉璃厂文化街，牛街附近的回民聚居地区，天桥平民游乐所在，唐寺、辽塔以及不少有历史价值的会馆、场所，值得记述的历史资料极为丰富。纸短事繁，绝不是几篇文章所能尽述。

大栅栏地区的西河沿、珠宝市、廊房头条过去是银行、银号、

钱庄、金店集中的街巷。珠宝市想来曾因珠宝集市得名，但清末民初已由廊房二条取代，全街几乎都是珠宝玉石业店铺，外国人邮寄信件直写为Jade Street（玉石街），廊房三条是专制售翡翠的行庄，炭儿胡同则有磨制玉石的作坊。大栅栏街上有以绸缎高档皮货著称“八大祥”之首的瑞蚨祥绸布店，张一元茶庄，同仁堂乐家老铺药店，马聚元的帽子，步瀛斋的鞋，还有廊房头条内联升鞋店和大栅栏东口粮食店街的六必居酱园等等一大批驰名京华的老字号，加上西观音寺（现大栅栏西街）、煤市街，整个地区是老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这地区还有广德、庆乐、中和三家戏园，大观楼、同乐两个电影院，廊坊头条的劝业场（现新新服装店）过去也是商店摊位云集的大综合商场。

琉璃厂称文化街是当之无愧的。古玩、字画、碑帖、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文房四宝，篆刻印章、刻瓷、镌铜文具，古籍等商号比比皆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当时全国最大的两家出版业在琉璃厂也有门市；还有曾以城市小型游憩园林闻名的海王村公园，以后这里成了厂甸集市的中心，北京第一家照像馆就是在这里开业的。

牛街的回民聚居地区，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辽代，这是以据传在辽圣宗统和14年（公元996年）始建的牛街礼拜寺所推论的。凡有清真寺的地方必是先有穆斯林聚居，这在中外皆同。牛街礼拜寺现仍保存有元代的两座筛海墓及墓碑，碑为阿拉伯文，注明一人死于公元1280年一人死于1283年，按历史因素和回回民族形成始于元朝，说这里的聚居区至少是从元朝开始形成的，当然更为可靠。牛街地区是北京回族人口最密集、最著名的回族聚居区。它的历史足以代表整个北京回族的历史。

天桥，也指的是天桥地区，包括的范围历史有过消长变化。

这里过去不仅有评剧、京剧剧场、说书馆、茶馆，还有不少撂地的书场、曲艺、杂技、武术、摔跤场子，培养出不少成名的演员。风味小吃种类繁多，还有估衣、旧货的座商与摊商。还曾有过城南游艺园和新世界两个游乐场所，曾经繁荣过很长时间。当然在旧社会这里也有恶霸横行，成为罪恶渊薮。一方面看它是旧社会平民游乐场所，有不少劳动者或困苦的人在此糊口谋生；另一方面看也是旧社会畸型发展的一个缩影。

悯忠寺（法源寺）始建于唐代武则天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但经过两次受灾，现有建筑群是辽代咸雍6年（公元1070）在原址重建的，千年古刹，还关联着许多历史事件；天宁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名光林寺，隋称宏业寺，唐称天王寺，金称大万安禅寺，现在天宁寺的建筑是明朝重修的，但舍利塔却是辽代大唐九年（公元1083年）兴建的原物，至今犹存。

宣武区会馆多是有历史原因的，大多兴建于明清，尤以清代为多。据有的材料说全北京曾有481处会馆，其中宣武区就有356个，占总数的74%。不少历史名人曾住在会馆，如清代康有为的书斋名汗漫舫，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内；谭嗣同的莽苍苍斋在北半截胡同41号浏阳会馆；孙中山先生住过广东会馆，毛泽东同志住过湖南会馆。不少历史人物的革命活动曾在宣武区界内酝酿、发生。明代杨继盛弹劾严嵩，他住家就在达智桥松筠庵。国民党成立大会是1912年8月25日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的，李大钊、周恩来等同志在陶然亭集会，梁启超、谭嗣同和后来孙中山先生都曾在陶然亭秘密集会商讨大事。名人住处很多，如报国寺以西有顾炎武故居，珠市口西大街现晋阳饭庄是纪昀（纪晓岚）故居，京剧界著名演员更多在宣武地区住家。至于文化团体、教育单位、学校，著名报馆，艺术团体科班剧社等等，每一

个方面整理文史资料，都可以写成专著。

欣闻宣武区政协编辑出版文史资料，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定能把宣武区的历史整理出来。建设宣武要热爱宣武，热爱宣武就要了解宣武，知道过去，展望未来，积极努力把现在的宣武区建设得更加美好。欣喜之下写了这篇“宣武说古。”

天桥市场的历史沿革

孟光辉

北京的天桥市场是一个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繁华热闹的平民市场。如今，昔日的天桥市场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对在北京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的地区，仍应记述它的发生和发展以至消亡的历史。

天桥，顾名思义一定有桥。不错，昔日这里的确有一座桥。不过，现在到这里看看，展现在眼前的是横平竖直，宽阔热闹的通衢大路，不用说桥，就连桥的踪影遗迹也看不到了。原来桥的位置就在如今的天坛路的西口，永安路的东口，前门大街的南口，天桥南大街的北口，正是在十字路口中间。这里是明、清两朝北京城南北中轴线南端，前门与永定门中间的一块地方。也是明、清两朝的皇帝们到天坛祭天，到先农坛祀农的御路。御路上的这座桥也是专供皇帝行走的，皇帝又称天子，所以人们也就把这座桥称做天桥。有桥必有河，这条河就是北京有名的龙须沟。北京人形象地把前门比喻为龙头，天桥比喻为龙鼻子，天桥东西两侧的河比喻为龙须，东面的叫东龙须沟，西面的叫西龙须沟。东龙须沟从桥东起到红桥止，即现在的天坛路。西龙须沟从桥西起到前门饭店前门止，即现在的永安路。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龙须沟》就是东龙须沟解放前、后的真实写照。天桥原是一座汉白玉砌筑的单孔高拱桥，据见过这座桥的老人讲，站在桥南头望

不见北面的前门箭楼；站在桥北头看不到永定门城楼，可见桥之高。

天桥这个地区在元朝及明朝迁都北京的前期都是京城 的南郊。直到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修筑外城，天桥才成了北京外城的中心点。在元、明两朝及清朝初期，天桥一带是一个港汊密布，沟河纵横的水乡。沿河两岸及水面周围栽花种柳，植荷种稻，大有江南水乡的风韵。在皇帝王朝时代，北京城内的风景区，均为皇家的禁苑。不用说百姓士子，一般官员，就是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也不能随便去游赏。这个风景区一是离内城最近，二是在前门和宣武门外各省及地方的会馆最多，商业集中。进京办事的地方官，应试的举人，大都在会馆住。在这里经商的富商大贾，以及一部分官员也住在这一带。所以这个风景区就成了他们携妓载酒，泛舟遨游的胜地了。在明朝商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虽然前门外是一个商业集中的地区，但这些买卖铺户都是为有钱人服务的，那些商品一般的平民百姓是买不起的。平民百姓也需要商业和适合他们的商品。天桥一带的风景区，不仅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富商大贾可以游览，一般的官吏和平民百姓也可以来。随着游人增多，这里出现了商业、饮食业。据一些古籍记载，天桥这一带在元、明时期，即出现了经营饮食业的蒸饼市，经营旧货的穷汉市，经营商业的日仄市（晚市）。据《帝京景物略》记载，从元朝开始，每年五月在天坛北墙外以北，金鱼池南的空地上，有很多人“岁午日，走马于此。”“端午走马，金元藉柳遗意也。”藉柳，也就是射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骑在跑动的马上用弓箭射柳枝。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吸引了不少人围观，这对繁荣天桥市场起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天桥一带的地貌，市场面貌

也在不断的变化。

从明朝后期到清朝，天桥一带的河沟水面，陆续被填塞了不少，特别是清朝的嘉庆皇帝，因害怕“白莲教”的起义，听信风水先生的鬼话，下令将这一带的河沟水面几乎都填塞了。被填平了的河沟水面，有的修成了路，有的建成了居民住宅。民国初，西龙须沟改为暗沟，上面修了马路，定名为永安路。同一时期，将西龙须沟北岸以北地区进行了整顿，扩建或新建了万明路、香厂路、保吉巷、华严路、仁民路、阡儿路、虎坊路、大川淀胡同、板章路、香仁路、仁寿路、留学路，加上永安路共13条街巷。

明末清初，天桥以北，陆续建起了街道和房屋。桥北大路东西两侧，出现了一些小酒馆、茶馆、饭馆。清朝雍正年间，将天桥至永定门的土路地建为石条铺砌的路。这条路系皇家御路，不准一般的轿马和行人通过，御路旁边另有土路。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清政府对御路两旁的商户摊棚进行了整顿，并规定不准在靠近御路的两旁建房搭棚摆摊设点经营商业，以保持御路两旁的整齐美观和畅通。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翻修前门至永定门的马路时，将汉白玉的高拱桥拆除，并在原址重建了一座小石桥。1927年，为了修筑有轨电车路，将小石桥改为平桥。1934年又把平桥拆除。至此，天桥的桥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一个带桥的地名——天桥和桥东的一条臭水沟——龙须沟。这条臭水沟给居住在当地的劳苦大众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才进行了治理，把明沟改为暗沟。上面铺成了宽阔平整的大马路，彻底改善了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

天桥一带自出现市场以后，市场的位置和范围也有过不少变化。不论怎么变，总没有脱离以天桥为中心的这一块地区。那就

是北面到珠市口，东面到金鱼池及天坛西墙外，南面到天坛西门及先农坛东门，西面到虎坊路。

对天桥市场的文字记载，在元、明以及清朝前期都没有专篇描写，所以对当时市场的一些具体详情，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清朝后期一直到解放前，虽然有些介绍天桥市场的文章，大都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而且没有系统全面的专著。因此，今天写当时天桥市场的情况，也就不可能写的详尽具体。

在元、明时代，天桥一带已出现了市场和商业群，前文已经说过。到清朝康熙年间，清政府曾借口确保皇宫的安全，一度将东安门外的灯市（现在的灯市口大街）迁到前门外，天桥西面的灵佑宫（现在永安路东段路北灵佑胡同附近）也成为灯市的一部分。每年正月初八到十八的灯会期间，很多游人到此观灯，一些经营商业、饮食、旧货、书摊等行业的人，也到这里摆摊设点。这对繁荣天桥市场起了一定的作用。明清时代天坛西部头道坛门那里有一个神乐署（后改为神乐观），是乐舞生住的地方，这里栽种很多花木，每年春天以后，到这里赏花游览的人络绎不绝。神乐署有不少房子，除乐舞生居住以外，仍有空房。为了方便游人，神乐署便将空房租给一些经商的人，在这里开店铺。清朝嘉庆年间，官府下令对神乐署廊下的商户进行了一次整顿。除乐舞生居住的处所，以及三家卖益母草膏（一种中成药）的以外，其余33家商业户，一律限期迁出。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因两坛的坛根附近属于官地，不纳租税，很多商贩都到这里搭棚设摊营业。这样，天桥以南，坛门以北的御路两旁形成了热闹的市场。路东以商业为多，路西以饮食业和卖艺的为多。

1895年以后建成的京汉、京津两条铁路，车站都设在京南。京汉铁路的车站设在永定门西南的马家堡；京津铁路的车站设在

丰台。乘火车进京的旅客，或乘车到外地去的旅客，大都从永定门出入，天桥就成了这些人的必经之路和落脚点。这对天桥市场的繁荣、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900年义和团进京，总坛曾设在天坛内。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总部也一度设在天坛，并将火车站迁到天坛西门外。虽然不久又迁到前门箭楼东边，但天桥市场并未因此而萧条。

1906年底至1907年初的春节，由于逛天桥的人多，原有的市场、娱乐场地容纳不下，于是有些商人和艺人就到西龙须沟北岸的香厂（现在的香厂路）一带，搭棚设摊，经商、卖艺。这就使天桥市场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到1908年香厂一带的市场已经巩固，并且生意兴隆。

1909年，当时的外城巡警总厅与市政公益会商定，由官、商组成股份公司，在香厂一带建立“模范市区”。他们填平洼地，收买了一部分民房，建立了临时商场，并下令将厂甸的摊贩迁来营业。这样一来，使天桥市场的范围由香厂一带向西扩展到了万明路一带。

1911年冬至（清宣统三年），皇帝要到天坛祭天，事先派肃亲王查看路线。肃亲王站在天桥上四望，看到天桥附近商贩云集，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凡。他认为既不整齐美观，又不安全。即下令将天桥附近的三、四百户棚、摊撤除，强行迁到金鱼池以南，天坛北墙以北地区。这里离天桥虽不太远，但因过去没有基础，也比较偏僻，所以营业状况不好，难以维持生计。1912年

（民国元年）春天，由商人唐雨田出面，邀请王锡卿等人，代表这些摊商到外城巡警总厅交涉，要求搬回天桥附近营业。经外城巡警总厅同意，这些摊商又迁回天桥附近。

1912年位于东琉璃厂西口的厂甸，因改建街道，将一年一度

的春节庙会暂时迁到香厂一带。当时著名京剧艺人俞振庭（曾任过斌庆社科班的班主），在香厂西边租了一块地，搭建了一个大戏棚（前、后台都是芦席杉槁搭的，舞台用木板搭成），名为“振华大戏棚”，演唱了一个月的大戏。一个月租赁期满，将此戏棚迁到天桥东市场（天桥南大街路东）继续演出。可以说这是天桥市场第一家演大戏的戏园。此后，在天桥东市场的南端（现北京自然博物馆一带）陆续出现了演唱河北梆子和京剧的“歌舞台”、“燕舞台”“乐舞台”等戏园。随之其它行业也纷纷到这一带摆摊设点，使这一片成了热闹的市场。

1912年以后天桥西市场发展得也很快，先后出现了不少茶馆、落子馆、戏园。规模较大的茶馆当属福海居大茶馆，因开设这家茶馆的人姓王排行第八，所以俗称王八茶馆。茶馆，除卖茶以外，主要是请评书演员在这里说书，所以又称书茶馆（楼）。福海居房屋比较多，除一部分设书场以外，还有一部分是旅店。此外还有永顺轩（劈柴陈）茶馆等十数家茶馆。落子馆（演曲艺的场所）有振华园等4家；戏园有吉祥园等4家。此外还有很多摆明地演杂技、武术、戏法、说书、摔跤等等的地摊。

1914年修筑北京市的有轨电车路，将前门瓮城外的东西荷包巷拆除，居住在这里的六十多户店铺和居民房屋被拆除。这些商、民便集资并利用拆下来的旧料，在天桥东、西市场建了7条巷子，开设了商店、饭馆、茶馆、镶牙馆等店铺。随着这些街巷的建成，1915年，巷外也增添了很多摊点、卖艺场等。

在香厂一带，官方在修路建房的同时，在万明路出现了一座当时来讲算是现代化的楼房，这就是仿照上海大世界游乐场的形式，建起来的“新世界游艺场”。这是一座带有屋顶花园的大楼，楼内有戏曲、曲艺、杂技等表演场所，也有卖茶水、点心、

小吃、酒的地方。观众买票入场后，不仅可以随意欣赏自己所喜爱的技艺，还可以品尝有北京风味的吃食。这种游乐场在北京尚属新颖，因此吸引了不少游人，曾经繁荣一时。不过，到这里游逛的大部分是有钱的闲人，一般的劳苦大众仍然是逛天桥。其主要原因是到这里必须买票方能进去，逛天桥市场则不然，进市场不必买票，有钱可以看表演，没钱也照样能看。由于到这里的游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社会上的中层以上的人物，所以在太森里出现了几家较高等的妓院。这是街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南，过去北京的高等妓院都集中大街以北的所谓“八大胡同”）唯一有高等妓院的地方。由于这一地区修建了十几条街巷道路，原来这一带经商做艺的人，都被挤了出去，迁入西龙须沟以南及东市场，使这块地冷落了，一般的游人也没有了，这是新世界游乐场业务不好，直至关闭的重要因素之一。

1916年，商人卜荷泉等集资，在天桥的西南面，先农坛的东墙外（现在天桥大剧场及其附近）的一片洼地水面进行修整疏浚，建了一个水心亭。四周栽种树，水里种了莲藕，每到夏季荷花开放，红荷绿柳，景色宜人。柳亭内开设游艺场、酒饭馆，亭西开设了跑马场，使这里成了天桥市场的又一个游乐点。这个亭子也是用杉槁芦席搭的，是当时北京有名的王宸棚铺搭建的。这个棚铺开设在沙滩北口，在清朝时期是专门承揽皇宫里的搭棚工程的。这个棚铺搭的棚不仅精巧美观，而且搭棚的材料也充足。当时搭棚所用的料，都是棚铺里的，只要谈好租期租价，棚铺即可按照客户要求搭建。

到水心亭游览消遣的大部分是当时社会上的中层以上人士。随着水心亭的兴旺，及适应这些游客的需要，在水的北岸出现了“天外天”“藕香榭”“露香园”等十几家较大的茶园。还有一

些北京有名的饭馆也在这里设了点，如“厚德福”“便宜坊”等。随着社会的变化，内城一些原属皇家的禁苑辟为公园。这些游客陆续被吸引到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等处去了，天桥的水心亭被冷落了，营业状况一落千丈。水心亭经营不下去了，终于在1922年关闭了。随着水心亭的没落，依附于它的一些茶园、饭庄也相继关闭、撤销。就在水心亭关闭不久，天桥市场发生了一次火灾，这场火几乎把天桥东西市场全部烧光。水心亭及其周围的建筑，也未能幸免，大火过后这一带也成了废墟。

1917年，曾在吴佩孚部下，任过江西督军的陈光远，依仗自己势力，勾结官府，以低价将东至天桥南大街，西至天桥西市场西大街，南至北纬路，北至天桥西市场北大街的一块23亩半尚未开发的低洼地买了下来。陈光远将这块土地租给艺人、商人使用，并规定谁租用谁垫地。这片地就是艺人、商人用炉灰渣，垃圾垫起来的。这块被命名为公平市场的地段，由于所处的位置靠近大街，是游人必经之地，特别是后来修筑的，通向东直门、西直门的有轨电车天桥总站，就设在公平市场东南角，更增加了公平市场交通方便的有利条件。公平市场出现以后，很快就成了天桥市场最繁华最热闹的中心。几十年来，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天桥的其它市场都衰落或消失了，唯有公平市场保留了下来。

1918年，商人彭秀康租赁了先农坛以北一块空地（现在的友谊医院的所在地），修建了城南游艺园，并开设了茶馆、饭馆等服务行业，邀请当时北京有名的曲艺演员演出。

1919年，西龙须沟改明沟为暗沟，沟上面修成了马路，西段名永安路，东段称西沟旁，现在统称永安路。西龙须沟北岸以北都修成了街巷道路，原来在这一带摊商、卖艺场大都迁到南边的

城南游艺园附近。曾经热闹一时的香厂一带市场消失了。

1920年至1922年，天桥市场连续发生了几次火灾。当时天桥市场的建筑都是用杉篙芦席木板苇薄搭成的极密集的棚户，极易失火，而且一旦起火，又非常容易延烧，如不及时扑救，或遇大风，就会酿成大灾。1922年那次火灾，延烧的面积较大，水心亭也在这次火灾中被烧毁。水心亭消失了，天桥南大街路西的最后一块水面也消失了，昔日水乡的面貌连一点痕迹也看不到了。

1923年北京开始修有轨电车路，1924年西直门至前门的电车路建成通车。接着东直门至前门电车路也建成通车。以后又将两路电车的终点站延伸到天桥，车站设在天乐戏院（现在的天桥礼堂）东侧。天桥设置电车终点站，又给天桥市场带来了繁荣。

1926年先农坛北部的外坛围墙拆除，原属坛内的空地出售，有很多商人到这里买地经商。除原先已有的先农市场外，又先后建起了惠元商场、华安商场、天丰市场和三角市场。其中三角市场的建筑在当时来讲算是最好的，是唐敬文出资兴建的。这是一块三角地，周围盖起了红砖房，中间是一块空场。按原来的设想，周围的房屋出租给商业、饮食业，中间的空场租给艺人做表演场地。市场建好后，中间的空场不够大。既摆不开几摊表演场，又容纳不了多少观众，而且由于周围有房子挡着，比较闭塞，所以艺人都愿来这里营业。在三角市场南面，当时有一块空旷的大三角地，于是一些艺人便在这个空场上卖艺，也吸引了一些摊商到这里摆摊设点，这里倒成了三角市场。

从清朝末年至1927年，可以说这三十多年是天桥市场最兴旺发达的时期。

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将首都迁往南京，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北平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优势，中央政府所属各机构南